



图片报道：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抵达此次访美首站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他入住的西雅图威斯汀酒店外，打出真相横幅，要求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右图为习近平的车队在真相横幅前经过。

面对家庭被撕裂的时候

【明慧网】我是从小患脑瘫的残疾人，因残疾的缘故没有念过书。我是和亲戚一起学法轮功后，才认识了很多字。曾经对生活没有任何希望的我，通过学习李洪志师父的著作，对生活 and 未来重新升起了希望，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快乐。

只是做梦都想不到，这样的快乐日子竟被江泽民一伙给剥夺、破坏了！2001 年，面对央视播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为诽谤法轮功而制造的假案），我作为一个受益者，觉得有责任为法轮功、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于是我和亲戚三人去北京上访。

回来后，家里好像天塌了一样，“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的盖世太保）、公安局、派出所、街道社区人员一批批地到家里威逼恐吓。深受中共谎言毒害的父亲，在恶人的威逼怂恿下，用木板毒打了我 3 个多小时，目的是逼迫我放弃信仰。我被打得意识模糊，但没有太明显的疼痛，只听到父亲的声音距离我好像很遥远。

母亲从外面回来了，把我扶到卫生间，她帮我脱下棉裤后差一点晕倒在里面，我低头看到自己双腿都是黑色的，母亲双手捧着我的头部查看，失声痛哭，因为我的脸颊两侧是一层层的手印，头上全是鼓包，母亲愤怒地对父亲大喊：“你不是人，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下毒手，我要上法院去告

你虐待残疾子女！”没想到父亲说法院根本就不会制裁他，因为对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讲任何法律。

母亲哭着一再问我身体痛得厉害吗？我告诉了她当时身体的变化和感受：躺在床上身体没有不疼的地方，身子一点不动都会感到骨头很痛，可是神奇的是，我坐起来盘腿打坐炼功，不到一分钟全身的疼痛感马上就消失了！而当我结束炼功动作躺回床上后，还会有疼痛感，但疼痛感明显减弱了许多。

我被打后的第三天，母亲带着我偷偷地去拍了照片，当母亲把我的裤子脱下后，拍照的人差点把照相机扔在地上，吓得双手发抖，是哭着帮我们拍的照片。其实三天后拍照时，皮肤的颜色随着我打坐炼功已经褪去一多半了。之前两天来我家的邻居们看到我被打的状况都被吓哭了，他们都说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父亲对一个残疾女儿做出的行为！

邻居们都劝说父亲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可那时的父亲就好像着了魔一样不听。

被毒打之后的 3 个月里，我全身的皮下瘀血慢慢地都从 10 个脚趾头退出去了，那些天，10 个脚趾头肿得像是透明的玻璃球，水灵灵的，但不痛不痒，而且也没有影响我走路，至今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我没有

18.2 万人真名实姓 控告江泽民

到本周 9 月 22 日，已超过 18 万 2 千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真名实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目前，至少 11 万 5 千人的诉讼状递达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去过医院，也没有吃过药，我只是通过打坐炼功，使身体很快恢复了。

我对父亲没有一丝的怨恨，只是内心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能够感受到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没有一个正确的精神信仰支柱，其实是很脆弱的，也是可怜的！父亲一开始不太相信我能够不恨他，经常和别人说把我打成那样、我还能不恨他？但是渐渐地，他看到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关心他，也明白了我真的没有记恨他。现在他的脾气也改变了很多。

纵观中共邪党的历次运动，哪一次不是撕裂社会、撕裂家庭、撕裂人伦。然而我和父亲的关系没有因为中共的迫害而破裂，是因为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事事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此才让我们的亲情关系得以稳固。◇



二零一五年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当天早晨，学员们在集体炼功

缘聚金秋

【明慧网】九月金秋，一年一度的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15年9月13日在忠清北道俗离山青年城召开。来自韩国各地的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天的交流会。法轮功学员的修炼交流会到底都交流什么呢？

一点一滴 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

来自庆北荣州的韩国学员金朝伊女士交流发言提到，从读法轮功书籍那天开始，平生第一次开始反省自己，而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错，不管什么事都是自己错、对方错，总是埋怨别人。

她的儿子从小就比别的小孩老实，嘴又笨，她总是对其发火或数落他，长期以来儿子成为她的心腹之痛。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她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发现是自己对儿子过高的期望，使自己和儿子陷入了痛苦之中。当她悟到都是自己的问题时，奇迹发生了，一直被她认为低人一等的儿子，参加高难度的考试却一个接一个地合格了。由于她的变化，丈夫和儿子，甚至已婚的女儿，也都随之陆续修炼法轮大法。

来自首尔的韩国学员奇瑯吉先生交流说，作为一个开大巴的司机，



二零一五年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场

他为赶上大巴每个站点的时间，往往开车过猛，且不允许出租车、轿车等插进来。由于他性格急躁，经常违反交通规则。一天，他突然想起师父讲的“先他后我”的法理，就扪心自问：我做到先他后我了吗？出租车和轿车要插进来为什么就是不让呢？他们也是有急事才会这样做的。之后，再有出租车和轿车想插进来，他就让着他们，神奇的是，这样做以后，他的大巴路线就会畅通无阻，也更能遵守时间了。自那以后，他改掉了急躁的性格，开车先考虑对方。摆正心态后也就没有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了。

心怀慈悲 愿中华儿女有美好未来

为躲避中共警察的骚扰、抓捕来到韩国的中国大陆学员梁女士，交流

了她坚持每天在仁川码头对中国游客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体会。

面对态度不好的中国游客，她没有动心，总是轻声慢语地说：“在国内，你们家的门缝里也许有过大法弟子塞的真相资料，大法弟子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给咱中国人讲真相，就是为了在天灭中共时，咱中华儿女不受牵连。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不是搞政治，是为了抹去当初加入中共组织时，发的‘为党牺牲、为党奋斗终生’的毒誓，不给中共做陪葬，但愿你们好人能平安。”

当她心怀慈悲，发自内心希望人们有美好未来时，很多中国游客都听懂了她的心声，做了退出共产党和团、队的声明。◇

妻子被害死 北京市高级工程师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北京市海淀区高级工程师杨占明向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邮件于八月十八日被签收。

今年七十六岁的杨占明是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室高工，已退休。在诉状中，杨占明先生讲述了他和家人修炼法轮功而受益的事实，以及在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他的不幸遭遇。以下是杨占明先生在诉状中讲述的事实节选：

我是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退休职工杨占明，现年七十六岁。前妻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去世了，后又续弦，与吴垚结了婚。吴垚是北京海淀区北医附中教师，一九四六年生人。吴垚在修炼法轮功前，骑车很慢，像步行，修炼后，感到有使不完的劲，骑车年轻的同事都跟不上……

二零零一年四月八日，学院路派出所副所长和片警赵晓辉到我家，提出要我跟他们走一趟，有话说，我说：既然你们来了，有话就在家说吧。贝说：不行，有地方专门有人跟你说。我说不去，贝向赵一使眼色，赵马上下楼叫上来两个没穿警服的警察，把我强行推拉下楼、抬上车拉到了西山。这是学院路街道610办公室专门用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到这里，专门有几个已经转化了的犹太对我轮番轰炸，不让睡觉，不让合眼，我说：你们熬鹰啊？其中一个哈哈大笑，说：“就是熬鹰”，一下窜到我身边，说的更欢了，一直到天亮，我就感到头晕目眩，脑袋发胀、发木。我对他们反感又无奈。

二零零二年四月中旬，我到小营买完菜，刚上车，就听车下有人叫我，我扭头一看，是学院路街道610的小李，他上来一把就把我拉下了车，说“我找了你一年呐。”他叫来警察，把我绑架到西三旗派出所，用力一推，我一下栽倒，脑门磕在水泥地上，立时起了个核桃大的包。接着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路派出所，又弄到学院路街道（610办公室主任是郭海涛）洗



吴垚的遗照

脑。每天由两个联防队员看着我，三班倒，另有三个犹太整天逼着我放弃修炼，而且让我站着，边说边拍我的头顶。一连几天，没完没了，没办法，我只好于一天半夜在他们逼迫下写了“四书”。第二天，610的人又以“真”做要挟，让我给吴垚的儿子做工作，带领警察去把吴垚抓了来。面对无理对待，吴垚绝食抗议，六天后，吴垚生命垂危，是吴垚的儿子找到贝副所长，才把吴垚放回家。

二零零二年九月九日，我俩回东高地（吴垚的娘家）看朋友，顺便带了些真相材料发放，被人叫来警察把我俩抓到东高地派出所。晚上，丰台区来警察将我俩分开审问，整整一夜，对我又是踢打又往头上浇剩茶水，天亮了，也不得闲，我的脚都肿得老高。傍晚，押送我们到丰台区看守所关押。大约一个月后，北京市政府下达了对我俩非法劳教两年的决定。之后的十月、十二月，两次送我俩去团河劳教所，都在团河医院检查身体后打回了。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一日，和三、四十个刑事犯人一起，第三次送我们去团河，也是先由医院检查身体，但是，不管身体如何，统统拉到了劳教调遣处。

到劳教调遣处的当天下午就把我送到了团河医院住院。

同吴垚关押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警察逼她转化，她始终不肯，并给警察和刑事犯人讲真相，影响颇大。可是，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人就死了。人好好的，到调遣处刚十天就死

了！（吴垚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名列明慧网报道的3888件被迫害致死案例中的第755例）

那天（二十二日）刚吃过午饭，警察就叫我到院长办公室。到那儿一看，吴垚的儿子在那儿，问了老半天才知道，他妈已经死了，遗体就停在楼下。一会儿，吴垚的两个弟弟来了，我的三个孩子也来了。调遣处来了两个处长，都姓张，还有教育科长，姓王，医院的（副）院长。由小脸的张处长向家属介绍情况：她（吴垚）没有病，也服从管理，凌晨四点半巡查宿舍的值班员到她们屋，发现她呼吸不正常，叫她，不吭声，没有反应，叫来医生，量血压，是一百二十六/八十，赶紧送医院，抢救四十分钟无效，停止了心跳、呼吸，医生定为心源性猝死。家属问：有没有抢救记录？院长答：有。家属：我们想看一下。院长说：必须得由检察院批准才行。吴垚二弟说：有些事我们想商量一下，请你们回避一下。商量后，警察回来，张处长（张继忠，大脸盘）见面就催我快回医院关押地，说让我来参加已经是特殊照顾了。还说家属的意见必须得由死者的直系亲属跟他们联系，并催说：这里没有冰柜，天这么热，不能放，得赶紧火化。

我们看到，吴垚的遗体，左手是黑的，右手不黑；左手臂有大片瘀血；背部有尸斑；脖子上有表皮破损；嘴唇虽然涂了红，但还是盖不全原来的紫黑色。她生前穿的短袖白背心左袖上有一滴鲜血印，距离袖口四十五~六十毫米，横向十一毫米宽，其上下还有一~二毫米的小血印三块。

六月二十八日，吴垚遗体火化那天，处长张继忠见到吴垚的二弟，笑嘻嘻的伸出右手说“谢谢你。”二弟是律师，原来想了解情况后上告，后因有顾虑，没敢动，因此张继忠高兴的都掩饰不住。二弟没理他。可见，吴垚的死，就是张继忠一手操控、指挥的，他是积极执行江泽民“肉体上消灭”政策的得力干将。◇

【明慧网】作为90后青年,我起初也与同龄人一样,成天玩游戏、混日子,不知人生为何。直到有一天,我打开电脑,想在网络上查找一下别人是怎么对待人生的,就这么一查,改变了我的命运……

翻墙

一开始,我无意中发现了中国的网络原来是被严厉封锁的。为此,我找到了一款叫“自由门”的软件,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翻墙软件。记得刚开始翻墙时,看到墙外的文章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从小就受中共的蒙蔽,一下子看到真相还真有点接受不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告诉我,你不是你父母亲生的。我相信很多刚开始接触真相的人会有同感。

后来,真相看的多了,也就慢慢地适应过来了,也终于明白为何以前看到真相会有些排斥,只因中共的邪恶程度早就超出了人类所能认知的范围,只有你想不出,没有它做不出。活摘人体器官的邪恶行径,我至今都感觉到无比震惊!

选择

从真实的新闻报导中,我很快就了解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法轮功是教人

九零后青年的修炼经历



台湾成功大学的法轮功社团早于2000年成立,每周三晚上读法轮功书籍、在景色幽美的“榕园”成立炼功点。

向善的。不过,当时我有一些不解,为何这群修炼的人连死都不怕,也要做一个好人。因为当时,我是按照权斗与利益去衡量一切,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说辞。但是拿这个标准去衡量法轮大法,却怎么也解释不通,法轮功实在是太正了。

顺着这个问题,我打开了明慧网,把大法师父的书籍全都看了一遍,才解开了我心中的全部疑惑,在不

知不觉中,我开始修炼了!起初,我心中还有些害怕,到底炼不炼法轮功呢?后来想通了,要么与这个浊世互为狼狈,要么使自己同化于纯清的善良,我下定决心,自己也要做一个好人,何乐而不为呢?

收获

修炼中的美妙感受与心灵上的变化有很多,比如,大法的师父教导弟子们遇到矛盾时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要找找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起初,别人对我大吵时,我是强忍下来的,次数多了之后,也自然就不放在心上,别人骂我时,我也不在意了。这时才感到,心中那种轻松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不会再去纠结别人对我如何。

修炼一段时间后,对“好人”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越来越清楚地明白了为何人一定得学好,善恶有报,因果循环是真真切切的宇宙规律。我明白了,现在别人对我不好,全都因我以前对别人不好,每想到此,

心中都很懊悔,为何我以前对他人如此凶恶。若不是修了法轮大法,我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认识。

良愿

刚修炼时,就试着与周围的人讲法轮功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各种人,使我想起了以前在学校中发生的一件事。我的一个班主任,是个优秀教师,她教导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不容易在社会上吃亏。有一次上课,她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她说她去面包店买面包时,有一位大法弟子对她讲真相,她说那位大法弟子穿着得体、风度绅士、逻辑清晰、很有修养。她说,那位大法弟子说的话真是太对了。不过,她却教导我们:“同学们,虽然他说的话很对,但是大家不要去相信他。”当时听了还没有感觉,现在想想,觉得不可思议,按照她的逻辑:对的,你不要相信。那我还要去相信错的?不得不感叹,中共洗脑有术。

我真心希望人们能用道德和良知分辨善恶、是非,静心听一听法轮功真相,也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最后,祝您幸福平安。◇



图:汽油燃烧,火温可达41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燃烧,王进东耳朵、头发没烧坏,还能喊口号。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不是演戏又是啥?

历史故事:拒色荫子

【明慧网】明朝万历戊戌年状元赵秉忠的父亲,在县里协助县官做事。有个世袭将军的后代受冤枉,赵秉忠的父亲尽力为他平冤出狱。

将军的后人很感激,又没办法报答而觉得很惭愧,于是想将女儿送给赵父作妾,赵父摇手说:“你们是名门之后,使不得!”对方再三恳求收下,赵父又摇手说使不得,终究不从。

后来赵秉忠上京应试的路上,有人拊着他的轿子说:“使不得的中状元。”连说好几遍。赵秉忠考取后回家告诉他父亲,赵父感慨地说:“这是我20年前的事情,从未告诉他人,神明却告诉了你。”(《寿康宝鉴》)